

之际,总还是会在蛛丝马迹之处暴露出无法缝合的裂口乃至创伤。媒介考古学要尝试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反一缝合”的否定性操作。

既然如此,也就要求我们不能在对电子游戏抱有一种耳熟能详的立场:“游戏,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呗!就是玩玩呗,那么认真干嘛?! ”也许,现在恰恰应该尝试换一个认真而新鲜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游戏,让它在与电影、小说乃至绘画这些“前-游戏”的媒介形态的差异性的关系之中展现出未来的潜能。一句话,我们不是要逐渐把游戏装进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或产业框架,而是要让电子游戏一次次回到它初生和萌发时的那种新鲜和未

知的状态。当电子游戏再度鲜活之际,可能元宇宙的设想和梦想也会更为鲜活。但这或许恰恰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游戏的巨大未知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越于元宇宙之上之外。所以面对元宇宙热潮的逐步降温,我们更想用巴赞的方式来回应一句:“电子游戏? 它还尚未被发明呢!”<sup>[1]</sup>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陶璐)

[1] 巴赞在《“完整电影”的神话》中的原话为“电影确实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参见[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 元宇宙问题和元宇宙文艺

■ 夏烈

DOI:10.19324/j.cnki.zgwypl.2022.02.003

2021年,“元宇宙”(Metaverse)在国际资本与新科技、互联网公司中热度骤升,尤其是10月28日扎克伯格将Facebook正式更名为Meta并发布他所谓的元宇宙计划,可谓一时之大手笔,迅速点燃了全球关注度,“元宇宙”一词全面“破圈”,人人争谈元宇宙。2021年因此不能免俗,依照这些年无数个新概念的元年那样,被冠以“元宇宙元年”。

元宇宙,是个极富文学性的词汇。这不止因为它源出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

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或者我们提及它时总会拿《头号玩家》《黑客帝国》这样的关于虚拟世界的影片来作比方,而是更为根源性的——它与所有文艺作品一样,来自人类文明的一种基础能力和动力:想象。无论是扎克伯格,还是不少作出反思的哲学家,都是想象着这样一个文学的叙事性的未来场景,施加自己的言论,展开自己的行动。换言之,文艺或者说想象一直以来是人类进化(造物之谜)中的一类特殊能力,它以“造虚”的形态,对现实物理世界及其人类行为、心理有所好奇、记录、模仿、影响与超越,它承担着可能性和未来性的功能、价值,并在某一天实现反转,真实印证儒勒·凡尔纳所言的“但凡人能

想象到的事物,必定有人能将它实现”。

想象力,因此是一种实有的人的基础力量,它与实践全面交互,建构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无论社会制度、科学技术还是文化、文艺的创造。它本身就是“元”。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的提出并不新鲜,在伟大的人类典籍和宗教、神话之中,类似的想象力宇宙不在少数,并通过人类的群体生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既然元宇宙式的想象可以转化为现实空间下的制度、技术、组织、信仰、观念、文艺等等,那么它当然也可以转生为经济,带来社会经济模式至少是一类经济形态的转型升级。如果从这个时代的全球发展来看,很多新概念以科技之名提出来,但背后都是经济的目的及商业资本集团在起作用;而其中,常常会交织着跨界于文艺(创意和娱乐)的痕迹,这一次,更是直接征用了科幻文学的概念。

应该说,元宇宙所依赖的诸多技术在当前都有新的突破、应用与整合的可能,这一点刺激催生了商业资本集团倾注于此。AR、VR、XR、社交网络、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5G等的发展,至今需要有更加富有整合性的、大投入低成本的运用,元宇宙的想象世界恰好把这些技术与发展需求包揽殆尽。大量的新科技延伸了人类的器官和官能,但起始之初只能应用于少数专业场景,这肯定不是掌控它们的资本集团的最终目的。对于商业而言,扩大技术的应用场景,从专业背景中将之解放为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商品,才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宏图伟业。元宇宙为Meta、微软、苹

果、谷歌、索尼以至于同步入场的中资企业如字节跳动、百度等铺就了一张想象力的蓝图,并在当前阶段的竞争中保留了合作共赢的巨大空间。

然而也因此,对于元宇宙的忧思或者批判必然来自于这样一些重点:

**一、作为想象力经济的“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元宇宙企图将人类的未来生活寄托于各种技术构成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控制论与神经机械学)即其数码化之中,借用乌托邦化了的元宇宙以及一套有关它美好、便利的修辞,策略性地忽略了人与自然空间的疏离和线下生活的本真性问题。其实我们很清楚,元宇宙就是模仿“造物”和“创世”原理,用人的当前技术再造一个“次元”,通过网络经济的新经济规则等卷入海量用户,使之全面“物化”和基建化。这中间存在着进步与增殖的内涵,但归根结底其所描述与允诺的图景跟现实生活、现实人生的奋斗及其严肃性是有脱节的,亦非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那个“世界”(次元)。

也是在类似的意义层面,网络上流传着一个刘慈欣的观点:“人类的未来要么走向星际文明,要么常年沉迷在VR的虚拟世界中,如果人类在走向太空文明之前就实现了高度逼真的VR世界,这将是一场灾难”,“元宇宙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内卷,而内卷的封闭系统的熵值总归要趋于最大,所以元宇宙最后就是引导人类走向死路一条”——那么,“扎克伯格的元宇宙不但不是未来,也不应该

是未来”。<sup>[1]</sup>固然刘慈欣的逻辑推论是个彻底的反对论和悲观论,将之作为星际文明的非此即彼的对立面来讲也许是绝对了,但无疑是对元宇宙来临的严肃思考和批评力。

**二、元宇宙的公地私用或者说公地“资”用。**元宇宙重新唤起了部分人群对于互联网创始之初的理想想象,那就是去中心化和自由飞地。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之中沉浸体验新的生命感,众筹式为元宇宙添砖加瓦,自由地生产内容,通过区块链确权拥有数字财产和数字遗产。理论上讲,我们在元宇宙中所花费的时间、所创造的艺术和关系,当然还有你在游戏中购买的土地和皮肤,都应该算作个人的财富,但我们很可能在生产关系上仅仅是在为资本家打工,接受他们游戏规则的剥削。除了投资人、元宇宙理论家马修·鲍尔认为的数据权力、数据安全、极端化、假信息和平台权力这五个基本问题尚无法解决外,更重要的则是

齐泽克在《论元宇宙》中指出的:“公地——平台(我们进行社会交往和互动的空间)——被私有化,这使我们这些平台的使用者成为农奴,向公地的所有者——我们的封建领主——交付租金”,他由此认为,元宇宙中,现代性所取得的公共空间正在消亡,人类将体验到怪异的后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新封建主义”。<sup>[2]</sup>这无疑是深刻的,也警惕着我们大踏步迈入元宇宙文艺时的思想自觉和主体自觉。

**三、元宇宙文艺必然产生,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元宇宙文艺。**元宇宙一旦落地并付诸更多实用,就渴望更多的元宇宙内容、元宇宙文艺、元宇宙产品,其所提供的“技术+艺术”的方法手段也超乎传统文艺的限制,产生巨大的诱惑。与此前的网络文艺一样,它呈现出这个时代新型文艺的诸多特点,比如:技术性和设备化、文艺与产业紧密捆绑、社交属性和平台属性、视觉感觉元素至上……构成其整套的资本生产的逻辑。是文艺被征用,还是文艺介入元宇宙,终究要靠人们的艺术自觉、文化自觉、价值观自觉。换言之,人学和人论是我们进入元宇宙时代的基本考问和基本伦理,也是我们开始元宇宙文艺及其评价的最终遵循。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

[1] 刘慈欣该发言产生于2021年11月6日的网络媒体报道,之后被大量引用,成为当下关于“元宇宙”以及扎克伯格宣布“元宇宙”计划后的争议焦点和鲜明意见。但2022年1月18日中国作家网(超侠主持)的访谈中,刘慈欣又明确表示“我之前没有对元宇宙发表过任何评论,也没有说过元宇宙把人类引向死路。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虚拟现实和AI技术与太空开拓事业并无矛盾”,他同时表示信息科技主导的元宇宙并不一定是未来主力,其他科技的重大突破都可能取代信息科技并塑造未来。而“元宇宙本身”,“我没有从中看到什么新的东西,相对于技术发展的构想,它更像一个社会学概念,而其中涉及到的所有因素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都被充分地设想和讨论,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两段言论的关系或者真伪的判断,亦可参照刘慈欣之前的文字,如2018年在美国获得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的演讲,以及小说《不能共存的节日》《中国2185》等。

[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齐泽克:论元宇宙》,季广茂译,《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2期,第58页。

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艺术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睿智地涉及了前沿技术与文艺创作、创新的关系,强调了广阔的现实生活、人民的心声心情才是文艺创作不竭的泉源,必须“守正”而后“创新”,确立生活和技术之间正确的“体用”关系。这也应是我们看待包括元宇宙在内的文艺新环境的基本态度。

构建元宇宙背景下的文学艺术理论,及时对元宇宙文艺作出批评,是文艺理论评论

[1]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界的工作操守和岗位职责,它同样涉及到我们在元宇宙中的话语权、标准制定和关键所在——人类的普遍价值。不断加速的新型文艺借助技术和资本的合作转场变身,我却依然相信批评的必要,正如人文主义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所言:“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sup>[2]</sup>。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陶璐)

[2] [美]乔治·斯坦纳:《人文素养》,《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 “元宇宙”何以成为 文艺“新生”的契机?

■ 杨光

刚刚过去的2021年无疑是“元宇宙”元年。恰如赋予其名称的那篇科幻小说,“元宇宙”的降临终将在未来引发一场“雪崩”。面对这又一个“大事件”,人们或欣喜地惊叹于其即将带来的壮丽,或恐惧地对其潜藏的危险发出战栗的预警,或悲喜交加地等待着、冷眼旁观。但无论悲喜亦或漠然,“元宇宙”的到来似乎势不可挡,如同生命的洪流总要继续。

人类纪里的一系列技术事件已然反复证明了如下观点:没有人可以逃离技术,因为“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技术事件”。即便是“后人类”也仍旧处在“技术—人”的历史延长线上而非决然地断裂。雪崩发生时,没有谁是无辜的,文艺也不例外。问题只在于,“元宇宙”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赋予文艺“新生”以契机,而不会沦为将其“终结”的黑洞?

“元宇宙”是Meta(元)和Universe(宇宙)的合体。最浅显的意义上,Meta,即初始,Universe,即万象。因此,“Metaverse”一词毫不隐藏其创立某种包罗万象之初始的宏大企图。正是这股近乎创世纪般的气势激发着扎克伯格等数字技术贵族们的资本想象力,亦